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



NAMONGNARENNAGE

**那**  
**梦·人·歌**

段文华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名:那梦·那人·那歌

作者:段文华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行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宜黄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3

字数:320,000

版次:199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9.80 元

ISBN7—80647—056—5/I·38

---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总序)

---

## 江西省作家协会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江西的文学创作事业获得现、当代文学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一大批老、中、青作家带着他们丰硕的创作成果登上中国文坛。并且,这种发展的势头长盛不衰。与之相适应的是,江西省作家协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的支持下,为扶植本省作家著作的出版,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工作。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先后筹资、组织、编辑出版了《江西谷雨文学创作丛书》三十本;《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七卷八本;《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二十一本及文艺理论和评论集若干本。其中《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荣获中华文学基金会一九九〇年度庄重文文学奖,为全省31名会员出版了个人作品专集、42名会员出版了作品合集;446人(次)的作品进入了丛书合集。无论从时间还是数量上看,江西省作家

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工作取得的成绩,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一九九三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又批准了省作协关于申请建立全省文学创作出版基金的报告,由省财政下拨了专项基金,对全省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给予了有力的资助。在此基础上,省作协继续得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共同协商拟订了合作出版《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的计划。并于一九九四年开始实施。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的工作由此走上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正向着现代化强国的路上迅跑,这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无限广阔美好的前景,愿全省作家更加振奋,更加努力,更深入地扎根生活,更热情地面向现实、面向时代、面向未来,创造更多更大的成绩,为我省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为当代中国文学,作出文学赣军应有的贡献!

一九九四年元月

# 作家何为？（代序）

---

杨志海

写作如今已经不再是一种美好的风尚。对待一个写作者，大多数人保持着那种貌似崇敬、事实上却不屑一顾的心情；而写作者自己有时感到无比幸福，有时又无限地自卑。在这种极度矛盾的精神状态中，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更何况我们身处的时代，正是人类世纪的黑铁时代，一个日益腐朽的时代——精神屈从于权力，肉体驯服于暴力；人们忘记了他者为善，何者为恶；货币高高凌驾于人民的劳动与幸福、爱情与尊严之上！那么，在这样的时代中，作家何为？

段文华，作为一位从山村走出来的作家，他首先没有忘记养育过他的故土。在他的作品中，倾注了他对这块土地无限的爱。他深情地讴歌了故乡，赞美着故乡的大自然，平静地讲述着故乡大地上的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故事，那些小人物的故事。在作者心中，赞美故乡就是赞美祖国；叙说故乡的苦难就是叙说祖国的苦难。故乡只是祖国一个美丽的缩影，而祖国，我们神圣的祖国，它有巨大的欢乐需要我们歌唱，它也有同样巨大的痛苦需要我们倾诉。

其次，他描绘了真实的爱情以及理想中的爱情。几乎在每一篇作品中，都出现了一个美丽、纯洁、善良而又脆弱的女性，在这些女性身上，作者寄托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人性的追求，对永恒的美的悠悠情怀。围绕着这些女性所发生的那些残酷而温柔的故事，只是一种象征，一条思想的隧道，作者得以通过它们来表达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生的深深的热爱和向往。

最后，他致力于表现个人的梦幻。对于艺术家而言，梦幻是灵魂最华美的居所，最天真的乐园。在贫困而又孤寂的岁月里，这些梦幻给予了作者无穷的慰藉。在这梦幻中，深藏了美好的童年和热烈的忧郁的青春；深藏着生命的温暖和死亡的寒冷；深藏着一个人苦苦奋斗的悲哀。我们可以从这些用朴素的语言叙述出来的梦幻中看到自己的命运，自己的人生。梦幻仿佛一条深沉的血液的河流，在人类的身体内流淌。

传统儒家思想赋予的使命感，个人命运的惨痛经历，多年以来对于现代社会哲学的深刻研究，这些都揉合和铸造了他，使得他的作品在平静与单纯中又具备复杂又深切的内涵。他注重用感情写作。读了他的作品，我以为我们应该明白才华对于作家对于文学的意义其实有限，而感情和爱才是根本！他毕生薄宦不忧贫，做一个诚实的作家，一个名符其实的作家，仍然是他内心一个极普通的愿望。因此，以一个读者的名义，我们应该感谢他。感谢他为我们奉献这灼热的心血。他告诉我们：不要鄙视贫瘠的故乡，不要放弃对爱情和美的执着。他告诉我们应该热爱生活，热爱平凡的人，尽管他笔下的故事大都是悲剧，也正因为是这样，他更提醒了我们无论是写作或是做人，都应该保存一份深思、一份真诚和良知。

一九九八年八月八日

# 目 录

|          |         |
|----------|---------|
| 总序 ..... | 江西省作家协会 |
| 代序 ..... | 杨志海     |

## • 短篇小说 •

|     |           |
|-----|-----------|
| 1   | 小巷秋雨      |
| 10  | 雨祭        |
| 20  | 金银花       |
| 30  | 远山的期待     |
| 41  | 五月的河      |
| 56  | A 城旧事     |
| 70  | 倒春寒       |
| 80  | 小镇无故事     |
| 89  | 相约如梦      |
| 95  | 野村的故事     |
| 105 | 远村        |
| 115 | 西宁河畔的木屋   |
| 128 | 山中,那留下的木桩 |
| 139 | 春夜        |



- 149 无声的世界  
156 故乡杂忆  
    156 那梦·那人·那歌(一)  
    159 秋菊·女孩(二)  
    163 乡街(三)  
    165 雀儿窝(四)  
170 山那边,飘来一片云  
187 怪屋  
207 楼上楼下  
216 南行手记  
    216 大山的原色(一)  
    219 凡人情愫(二)  
    222 心间(三)

## · 中篇小说 ·

- 228 面影  
278 追花人  
363 日子的片断

后记

## 小 巷 秋 雨

---

这是一条年陈、久远的小巷。时间的长河，淘尽了它曾有过的光荣和风采，却仍保留着一种明清市井般的古老风貌。小巷蜿蜒数里，一色旧式门板店面，如羊肠之曲，如绳索之长，狭窄而又幽深，虽然不少门面已被风雨侵蚀剥落，但部分店号依稀可辨，引人玄想那些过去了好久的人生……

一年前，我与一位当列车员的姑娘结婚后，在这条小巷里找了一幢小木屋住下。这小巷，这木屋，给我留下了美梦般的记忆。是因为小巷尽头的长河、落日的帆影、沙丘、河岸杨柳，还是因为那神秘小巷中造型洗炼的门楼和茶馆？我说不清楚。

秋天的南国是雨的世界。过去的日子被花伞

撑成雨水，点点滴滴，如一串串音符。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听见雨声，我便想起她来了。尽管我至今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谁能解开心灵的奥秘呢？许多日子过去了，我却常常想起她。我遇见她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傍晚。雨湿的苔藓在屋顶低语，昏黄的灯光稀疏如豆，小巷如一盘厮杀多年的残局。我站在临着小巷的窗前，看着那如丝的细雨，淋湿了小巷，淋湿了门牌，也淋湿了我雨空中期待的思绪。不远的火车站响起南下列车的汽笛声，仿佛从久远的年辰里传过来，穿透着人的心肠。我知道，该是妻子下班回家的时候了，禁不住凝视着楼下的小巷。小巷深处有轻雾荡漾，巷口那盏路灯，在风雨中发出昏黄的亮光，使简陋、贫困、匮乏……全藏到了暗影里。不见妻子疲惫的身影，却听见一声“雪糕冰棒”的叫喊从远处传来，像在深沉的小巷里浮游着似的，渐渐地近了，带一点悲怆、神秘的意味……我有点好奇，朝窗下一看，小巷里，一个姑娘正那里卖冰棒。她穿件褪了色的浅蓝上衣，脚上是一双磨掉后跟的白色塑料凉鞋。她低着头，边走边叫，似乎怕见人似的。我猛一愣，好像这身影非常熟悉，好像就出现在这小巷里。是的，她似乎每天傍晚都来……

于是，我开始留起神来，每当我傍晚回到这小巷的时候，第一眼就在小巷里寻找这个卖冰棒的姑娘。而每次我果真都能找到她。而且，我惊奇地发现，她来得很准时，南下的火车离站的汽笛响过不久，她就出现在这幽深的小巷里。

“这个姑娘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她不去那热闹的市区，而天天跑到这僻静的小巷来卖冰棒？”

眼前的情景虽然值不得惊异，但又似乎潜藏着一些什么，让人捉摸不定。在又一个傍晚到来的时候，我走近巷口，看见在夜的黑色和灯的轻影里，围着几个人。一个蓄长发的青年微微

拱着肩背。在他近旁垂着头的，则正是那位卖冰棒的姑娘。我迎面走过去，递给她几枚硬币。她接过钱，状似娇羞地瞟了我一眼。她至多二十来岁，瘦长的身躯，苍白的脸蛋，纤细的手指和修长的双腿，像一朵受到摧残的小花，令人同情和怜惜。但是她的那双眼睛里，却有着一种含蓄的、温柔而会心的笑意，让人感到一种亲近，觉着一种动人的神秘。

那几个围着她买冰棒的人瞪了我一眼，又向那姑娘丢去淫邪的一瞥，像是要从她那里攫取什么似的。

我沿着小巷匆匆地往前走，仿佛要逃避什么。

回到房间，我把冰棒放在小桌上的饭盒里——因为此时此刻我不想吃冰棒。我从门后摘下一条毛巾来，漫不经心地擦拭着手，心里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忧伤，说不清是为她还是为自己。但也不过在心里，而且静静地。是因为她的容貌吗？不，她似乎还有什么牵引着人，使人要久久地去寻思的地方……楼梯口有脚步声，是妻子回来了。她穿着一套蓝色的铁路员工制服，眸子里闪着兴奋的光。她把挎包放在小桌上：“这饭盒里是什么？”妻子问。我说：“冰棒”。她不由惊异地叫起来：“你放在这饭盒里干什么？全化了！”

“化了？”我走到桌子跟前，看到饭盒里的冰棒真的化了，只剩下两根小竹棒。

妻子望了望我，耸着娇小微翘的鼻子：“不吃又要买，你想嗅嗅那冰棒上的野味是不是？”

“你胡说些什么？”我瞪了妻子一眼，回到桌前那把旧藤椅上。

“胡说？我都看见了。”妻子对我狡黠地挤眉弄眼。

这一夜，我们都做了梦又都同时醒来。妻子告诉我，明天她要随长途列车去广州，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第二天晚上送

走妻子，我又踏上小巷的时候，心思还如雨丝一样飘忽，还和那卖冰棒的姑娘连在一起。怎么说呢？她总是那样低头从人丛中走过，眼光散淡而茫然。每当她笑的时候，我总觉得她的笑里深藏着许多苦涩的东西。莫非她有什么动人怜悯的幽怨？那眼里温柔的笑意，是她藉以掩饰什么的一个小小的伎俩吧？

小巷里，不知谁家在播放一种快节奏的时代音乐，想为雨夜的行人提提精神，但我心里总难免在这个秋雨绵绵的夜晚，留下一点伤感的情绪。我走出木屋，沿着小巷向前走去，满心是交集的思虑，暗影般的怀伤。寻找什么呢？或者什么也不寻觅。

小巷里空空荡荡。从茶馆里传来的二胡声突然消失了，余音在小巷深处缭绕，让人心仪懂懂。茶馆散场了，在嘈杂的人声中，我又听见了“雪糕冰棒”的吆喝声。这近在身边听了无数次的呼喊声，似乎莫名地遥远起来。茶馆门口有一盏明亮的路灯，把静穆的雨夜照出一圈光晕。她叫喊着，可很少有人理睬她。此刻，她正弯着腰肢，往地下拾掇着一张被人丢下的冰棒纸。当她抬头看到了我时，显得有些吃惊，但很快又镇定下来，湿润的嘴角浮起一丝明净的微笑：“同志，来一块雪糕吧？”

我的肠胃不好，在这样冰冷的秋季，更不想品尝雪糕的滋味。我压下了已到嘴边的关于她身世的问话，不知这姑娘心里泡着什么样的苦水，可为什么她总能对人甜甜地笑呢？我不由自主地掏出了衣袋里早已准备好的零钱，递给了她。

“同志，找你四毛钱。”

“找我四毛钱？”我探询地望着她：“雪糕不是一块钱一块么？”

“不”。她摇摇头，浅浅地、却是怡和地笑了笑：“我从冷饮店里买来是伍毛一块，现我卖你六毛，我自己赚一毛钱，不会错。”

“那……”我沉吟地说：“这四毛钱不用找了。”

她似乎感到我的好意，思量了一会儿，从木箱里拿出一根冰棒，递给我说道：“那你就再拿一根冰棒吧？”

她怔怔地望着我，殷殷以待。我受不了这种友善的目光，我不能回绝她。于是，接过冰棒问道：“你不是本地人吧？为什么来到这里卖冰棒？”

姑娘一愣，没有回答我，低着头，慢条斯理地整理着箱里的雪糕。我后悔这样随随便便打听别人的私事，很可能是狠狠地触动了别人的隐痛。

她关好冰棒箱，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看了我许久以后，似乎相信我没有其它用意，便微微咬了一咬嘴唇，秋水般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我的老家在湖南乡下。母亲一生下我就去世了。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前年得了重病，欠下一大笔债。几个月前，我的堂婶带着一个女人来到我家，说是带我去广州做零工，挣大钱。为了还债，我便跟着那个女人上了火车。第三天下车后，我们步行了几十里山路，来到一个小山村。那女人把我安顿在一户人家里，说是为我去联系工作，当天夜里便走了。谁知……”她咬住手中的手绢，哽咽着说不下去。“谁知，她一去不复还。到第二天，我才知道她把我拐编了，将我卖给这家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我死活不同意，哭着要回老家。那个男人见我不肯，便逼我退回他伍仟块钱。我懵了，那女人只给了我六百块，我拿什么去退还他伍仟块钱呢？我哭着，心里惦记着家里病重的父亲。于是，半夜里我悄悄逃出了他的家门。可刚逃到火车站，就被追来的人抓了回去。一路上，他们捆绑我，打我，把我拖回了他的家，然后关在一间房子里，日夜让人看守着。这样，过了两天，他们见我仍不答应，便让几个女人剥光

我的衣服，将我赤裸裸地捆在一把条凳上，让那个畜牲……”她羞于再说下去，低下头，像是怕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过了一会儿，泪水悄悄地顺着她的眼眶滚落下来。“后来，在一位好心邻居的帮助下，我从他家逃了出来……”我听着，心里禁不住产生一种震动。

“你每天总是到这条小巷来卖冰棒吗？别的地方去不去？”我问。

“这小巷里偏僻，外人一般不会到这里来。我怕在大街上碰到熟人，让他们晓得后再把我捉回去。”她使劲儿克制自己，不让哭出声来。

“你为什么总是在南下的火车离站后来卖冰棒？”

“……因为从他老家一带来这县城的人，那时大都乘南下的火车回去了，我用不着担心碰见他们。”

“那你一天能赚多少钱？”

“四五块说不定，九十块也说不定。除开伙食，所剩下的积存着——我要偿还他那伍仟块钱……”

“伍仟块？”我扭头去看她，可小巷里没有路灯，看不清她的脸，这伍仟块需要卖多少根冰棒？她正处在青春之时，就背上了这沉重的十字架，在艰辛和孤独的人生旅途中，失去了依靠，失去了支柱……我深深地同情她，理解她心灵的痛苦，但我不能为她求得解脱，求得做人的权利！

“你为什么不去法院告他们？”我不禁有点愤愤然。

“那有什么用？”她的声音有点发颤而又带点嘶哑：“我找到法院。法院说我是骗子，要拘留审查我……”

“你说的是真话？”

“唔”。她咬住了嘴唇：“他家用钱私通了法官。”

我禁不住十分惊愕。法律本来是至高无上的，可有些人竟

可因得到贿赂就胡作非为，把法律当作面团一样，由着人的性子捏方捏圆。

我想安慰她几句，可是无话可说。一阵风从巷口吹来，我觉得有一股冷气透过我的手，传遍全身。我打了一个寒颤，才想起手里还拿着那两块雪糕和冰棒。

我克制着自己怏怏不快的心绪，对她说道：“你不要再在这里卖冰棒了，可以回家照料你的爸爸。”

“不！”她埋下长长的睫毛，似乎记起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同一个男人有着一种无法摆脱的关系，有些惊慌地说道：“我不能回去，我不能回去……”

“你怕什么？”

“我怕，我怕……”姑娘自言自语地说，像是和自己的灵魂对话：“那个男人说决不轻易放过我。我怕回家后，他带人追到我家去，向我爸爸要钱，要人……我谋算着，还了他的钱，再回老家……”

又是一个柔弱的女人，逆来顺受的柔弱。我从心眼里可怜这个乡下姑娘，淳朴而又无知。无知可以使人变得莽撞和无畏，同时也可以使人变得软弱和怕事，而且容易轻信和屈从。这个姑娘正是这样。

姑娘低着头，背着冰棒箱走了。我木纳地站在那儿，只见她回头又对我笑了笑。啊，该哭的时候你为什么笑呢？嘲笑命运？这笑容……简直使我想伸过手去抹掉它。

回到房间，我就感到一阵孤独和哀伤。我想到卫生间去用冷水洗一把脸，让沉重的思绪得到一点缓解。但当我推开卫生间门的时候，竟意外地发现妻子正赤裸着身子在里面洗澡。

门里的她，门外的我，无言地对流了一下眼神。我心里突然没缘由地紧张起来。她没有随车去广州，而是要了个小花



招来监视我。

“这么晚到外面干什么，又去买冰棒？”她眼里有几分醋意。

我无语，闷头坐在藤椅上。

妻子并没有去穿衣服，上了床，将电灯关闭了，只剩下桌前那盏三瓦霓虹灯，梦一般轻笼住一个含蓄的世界。

我在妻子身边躺下，人靠得很近，心却遥远。我烦乱地翻着身，直到午夜才迷迷糊糊入睡。朦胧中，我总感到有人敲门，像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看不见的地方向我呼唤。拉亮电灯去看，并没有人来。

“你到底怎么啦？”妻子掀开盖在身上的薄夹被，坐起身来，冷静地对我说：“你的心事我觉察到了。告诉我，她是谁？”

“是个善良、软弱、可怜的乡下姑娘。”我狠狠吸了一口烟，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了妻子。

料想不到的是，妻子听了以后，竟从抽屉里拿出一百二十块钱，递给我说：“这是我今天领的奖金，你送给她去交诉讼费吧。我不相信，这件事不会没有人来管的！”

我激动地望着妻子，她偏头对我嫣然一笑。女人毕竟同情弱者。

第二天傍晚，我一下班回来，就站在巷口等待那个卖冰棒姑娘的到来。我准备将自己节省下来的一百块钱连同妻子给的一同送给她。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她都需要钱。可哪知她一去不复返了。是病了呢，还是到别的地方卖冰棒去了，抑或出了其它事？我心里涌起了一股淡淡的惆怅之情。

细雨从八月延续到深秋，那卖冰棒的姑娘一直没有消息。南下火车的汽笛照直在黄昏时鸣响，传入这幽深的小巷。木屋前，那棵梧桐树的树叶已零落殆尽了，而我心中那无计可消除的忧思，似乎并没有被摇落……